大学生活之冲凉房

□明光暗影

赋闲在家时，不知怎地就回想起了大学生活，想起那些或有趣或难忘的人与事。

我是1999年考入暨南大学的，起初入住的是建阳苑3栋。这是一栋有些年头的宿舍，暗黄斑驳的外墙，在斜阳余晖之下，竟有种说不出的历史沧桑感，隐隐透着一股人文气息。

老房子，每间宿舍里是没有独立卫生间的，只在每层楼的两端各设有一个公用厕所，冲凉房也是公用的。冲凉房里被简单地间隔开几间，各间门前有扇可对半推开的木门，长与宽都是一米左右，洗澡时便能遮住我们的关键部位，上面能见头颈，下面也能看到两条大长腿——并不好看，过于黝黑粗壮了。因为都是男生，洗澡时倒也没有丝毫尴尬，还可以边洗边双目对视地交谈聊天。

我们刚入住那会，洗澡是没有热水的。南方的秋季还比较燥热，所以洗冷水澡也没什么。但到了冬天，就水凉人哀嚎，是另一番景象了。

大冷天洗澡前必先热身。一群准备脱光身子的人，开始做着各自擅长的动作，有在狭窄宿舍里兜小圈往返跑的，有高抬腿的，有做俯卧撑的，有打拳击的，还有随意扭来扭去——“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”，嘴里哼着小曲的……像开运动会似的，热闹非凡。

热身过后，个个便神色骤然凝重起来，仿佛要去做一件壮烈之事，大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之感，令人不免有些动容。最终大家还是拖着发抖的躯体“大义凛然”地走进了冲凉房。水龙头都还没开，一个个就开始拼命扯开喉咙吼着歌，大概唱歌也能够抵御一丝寒意吧。流行曲、摇滚乐、革命歌曲……现场一下子就从运动会变为演唱会了。只是在这高亢、雄壮的主旋律里，不乏冻得五音不全、调子跑得老远的。如恰巧一阵冷风潜入，歌声顿时全体提高了一个八度，尖锐刺耳如鬼哭狼嚎。外面不知底细的人听了，还以为里面正杀猪呢。

大冬天里洗着透骨冰凉的冷水澡，讲的就是效率第一。不一会儿，就能听到浴室里的门噼里啪啦地被推开，大家争先恐后地“逃”出来，上下牙仍打着很有节奏的哆嗦，怪响亮的。有些同学，还在瑟瑟发抖地唱歌，调子自然比洗澡时跑得更远了。

好在“坏景”不长，一次“壮举”改变了“历史”走向——“力转乾坤”的是我的室友Z君，由于身板子单薄，他实在扛不住凛冽寒冬里洗冷水澡，就像许多同学一样买了根电热棒，放进洗澡用的胶桶里，给水加热。结果有一次他没有关电源，以至于水被烧干，连桶也烧着了，引起一场火灾。幸好，隔壁宿舍的同学发现得早，除了烧焦了一面墙，也没造成什么损失。但校方由此发现这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，之前三令五申不准用热水棒其实也收效甚微，只好就给建阳苑3栋安装了热水管。从此，我们终于也洗上了热水澡。

说到这里，我不禁想起历史长河中，明仁宗的突然去世以及南京突发连环地震，导致明朝还都南京的计划从此搁浅；又有年富力强的光绪帝意外暴毙，导致了社会变革维新的中断；再如汪精卫等人在辛亥革命之前，准备发动自杀式袭击摄政王载沣，却被一位半夜里闹肚子的居民给搅黄了……可不正是无数次意外，在改变着历史进程吗？有点可惜的是，我们宿舍楼里昔日的冬天冲凉房奇观就此消失了。每每回想起那次火灾“惨状”，室友们都是面露愁容，内心窃喜。

我一直好奇那次火灾究竟是无意的，还是蓄意的，Z君当时却闭口不谈，让它成了个谜。直至二十年后的上个月，我在朋友圈重提此事，Z君终于在下面留了言：“其实那天我一心想着傍晚有约会，去上课前忘记关电源了。”

真相大白了，居然与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事有关。

花一般的青春

□王岚

那天雨后，我又梦回大学时代。夏夜的长江，岸边灯火忽明忽暗，花草摇曳，树影婆娑，风吹梧桐沙沙作响，远处隐隐飘来悠扬的笛声，还有熟悉的歌声：“午夜的收音机，轻轻传来一首歌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，在你遗忘的时候，我依然还记得……”

青春就如春天多变的天气，忽冷忽热，忽晴忽雨，心中充满喜悦，却又总有一丝抹不去的忧伤。在多愁善感的年纪，我们尽情挥洒着青春的热情，我们想方设法地找时间去看爱情电影，在下雨时打着伞在雨中漫步，在深夜里仍随着乐曲在舞池中摇摆……青春的诗行间写满了梦想。我们每天都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畅想中。

青春真好，可以让梦想插上翅膀，任意在空中自由飞翔。那时，我和好友洪芳常坐在长江边，看游船穿梭，吹着凉风，想像自己将来在一所水边带花园的大房子里生活，我们比邻而居，穿着漂亮的碎花长裙在花园里打理花草，自制鲜花饼。我们想像着未来辉煌的事业，想像有一天会嫁给白马王子。那时，除了对着满天繁星勾勒自己的梦，还会用一整个晚上咀嚼一句忧伤多情的话语，也会为了自己想像中的灿烂未来，去努力学习，每天泡图书馆、吃馒头、啃咸菜，却始终怀有一种难以撼动的信念。

我依然记得女生宿舍楼下定时响起的呼喊声。那声音一起，女生便骚动起来，主角配角都很兴奋，青春的爱情懵懂、朦胧，主角配角常常是分不清的。总觉那时的路很短，从学校到长江边上几个小时的步行路程，我们可以在夏夜的风中一遍一遍地行走；那时的电影都似乎抹上了一层浪漫的色调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仍觉得大学毕业之后，再也没有看过那么唯美的电影；那时校园里的舞厅，总有一种迷蒙的格调，离开大学后，我也再没了进舞厅的心情。现在想来，一切的美，都源于那花一般的青春。

终究我们还是和青春渐行渐远了。当青春已成往事，拖着中年人的责任，我们再去回忆那些美好的旧时光，细节早已模糊，那抹不去的忧伤也早已化为中年人面对现实的惆怅。那天和大学同学在武汉重逢，忆起昔日的美好，仿佛一切如昨。那个上学时一脸害羞的大男生，如今已变成一个从容不迫的中年大叔。那个当年肤白貌美的妙龄女子，正操持着女儿上大学的事情，妙曼身姿也已被岁月压得微微前倾。忆起大学时光，每个人都感觉又回到了从前，欢声笑语一如当年，一边却感叹曾经以为人生漫漫，怎么倏地一下就到了中年。

“杏花杨柳年年好，不忍回看旧写真。”自然界的春天去了会再来，我们的青春匆匆去了，却再不复返。是谁突然念起了席慕蓉的诗：“那发黄的扉页，我一读再读，却不得不承认，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”。

回首青春，“像独坐在落幕后清冷的剧场，追忆舞台上曾经流淌过的精彩华章；像伫立在纷飞的秋叶中，谛听春日里生命的脆响；像跋涉在沉寂的沙漠里，回望那片涌动着希望的绿洲。”青春，刹那的芳华，闪亮的美好，尽管仓促，但她留下的回味，却足以慰藉我们一生。

西瓜凉夏

□郭瑜

“碧蔓凌霜卧软沙，年来处处食西瓜。”又是一年瓜熟季，绿皮黑纹、瓤红籽圆的西瓜，仿佛成了联结过去与现在的密码，在这夏日林荫的尽头，打开了一扇时空的门，让我踩着斑驳的青砖，重回老宅。

环顾四周，一个宽大的天井呈现于堂屋前端，跨过门槛，天井里的大丽菊花开正艳。西侧角落有一口上了年月的老井，井水清冽，能照出人影，向着井口高喊一声，人影便随着井水悠悠晃动起来。那时的夏天，母亲总是和我一起，把从挑担小贩处购买的西瓜散放在床底。晨起，父亲随手选出几个，逐个用手指弹几下，侧耳细听，将发出“咚咚”回响的西瓜置于橙色网兜里，收住袋口，系上一根长长的麻绳，再缚上一块沉重的砖块，随着几声冒泡声，墨绿的麻绳与那抹圆溜溜的橙色一同消失在目光无法企及的井底。

天井的气温经过阳光的炙烤而升腾，这时候，只需用铁皮桶打起清冽的井水，往水泥地上肆意泼去，瞬间便能感到丝丝凉意。傍晚时分，将堂屋门槛上的两扇木门拆卸下来，置于两张长凳之间，搭起小蚊帐，又是一番纳凉赏月的好情境。彼时，“冰镇西瓜”隆重登场，父亲缓缓拉起井绳，取出白天沉入井底的西瓜，切开来，咬一口，香甜冰爽，当真是“香浮笑语牙生水，凉入衣襟骨有风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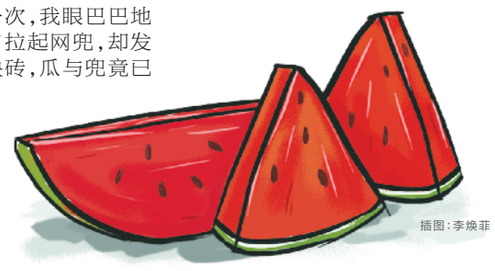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也有意外发生，那种记忆更是难忘。一次，我眼巴巴地等着父亲从井口拉起网兜，却发现只拉上来一块砖，瓜与兜竟已沉入了井底。第二天，我们借来叉戟，绑上长绳，好一番忙活，网中之瓜才失而复得。

“烦暑避蒸郁，居闲习高明。长风自远来，层阁有余清。”唐人苏颋《小园纳凉即事》中的烦暑时分，也许只消一只冰镇西瓜，就能避开蒸郁，享受那份闲适。西瓜吃完后，黑而饱满的瓜子是不舍丢弃的。一粒粒洗净晒干后，用铁锅翻炒，撒上盐花，就成了纳凉时的美味小食。

同样不可或缺的，还有躲在蚊帐内，听奶奶讲民间小故事。忠勇而遭迫害的志士、为富不仁的财主、善良美丽的幻化仙子……各色人物乘着夏夜的风走来，带着一种宝贵的情愫在夜色中氤氲开来，给我们追寻正义与良知的自省自觉。

夜深了，天井后院的屋瓦上，一只灰白杂色的猫知趣地蹑手蹑脚离开，我与奶奶絮叨着闲话，渐渐半眯起眼，与明月相拥而眠。

梦醒了，我已走出老宅那条幽长的巷道，归于光阴的一隅。不再有古朴有趣的天井，也不再有团聚纳凉的嬉闹。路边水果店里，西瓜被高高垒起来，标注上各种陌生的品名。在日本旅行时，甚至见到有销售方形西瓜的店铺，价格不菲。外出用餐，西瓜汁依旧是我最爱的饮品，但儿时冰镇西瓜的味道终是难觅。我想，或许是这冰镇西瓜，交融了井水的冷与家人的暖之缘故吧。



插图：李焕菲

夜遇流萤

□林丹

六月的一天，我到乡下去拜访一个朋友。朋友带我去看荷花池，池塘里拥挤着“燃烧的火焰”一般的荷花，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香气，我被这群热闹的场景吸引了，在那里流连忘返。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我才同意返回。

也许是责怪我们贪玩，老天爷竟迅速地黑起了脸——我们返回的路才走了小半截，黑夜已吞噬了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。小路两旁没有路灯，附近也没有人家，唯一的光明，就是满天眨眼的星星。

小路是土路，并不平坦，两边的沟壑里不时爆出一两声蛙鸣，惊得我不由自主地踉跄一下。我有些尴尬地说：“要是有灯就好了。”朋友说：“马上就会有‘灯’的，你看那边！”朋友抬起胳膊，指着一个方向。我顺着朋友指的方向望去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朋友说，你再看，仔细看。我再次眯着眼睛，仔细辨认。终于，我看到那方“黑色幕布”贴近地面的地方，有针尖大小的绿光在闪动，似乎还在上下浮动。我心头一紧，不会是鬼火吧？

朋友笑了笑说，那是萤火虫。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首诗：轻罗小扇扑流萤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

我们越往前走，那些光点就越来越亮，渐渐绿得刺眼，我甚至能看得清光团里一些植物纤细的腰肢。渐渐地，远处又出现了一点点绿光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我的视觉细胞似乎被激活，夜的相片在眼前慢慢“显影”：蜿蜒蠕动的小路，高大魁梧的树影，矮小敦厚的小屋，甚至潜伏在夜色中的鱼塘，水面也不时魅惑地眨一下眼睛。

因萤火的出现，原本觉得僵硬的夜色瞬间妩媚起来。我突然不急着回朋友家了，将步伐放慢下来。我生怕我的脚步惊醒这场荧荧的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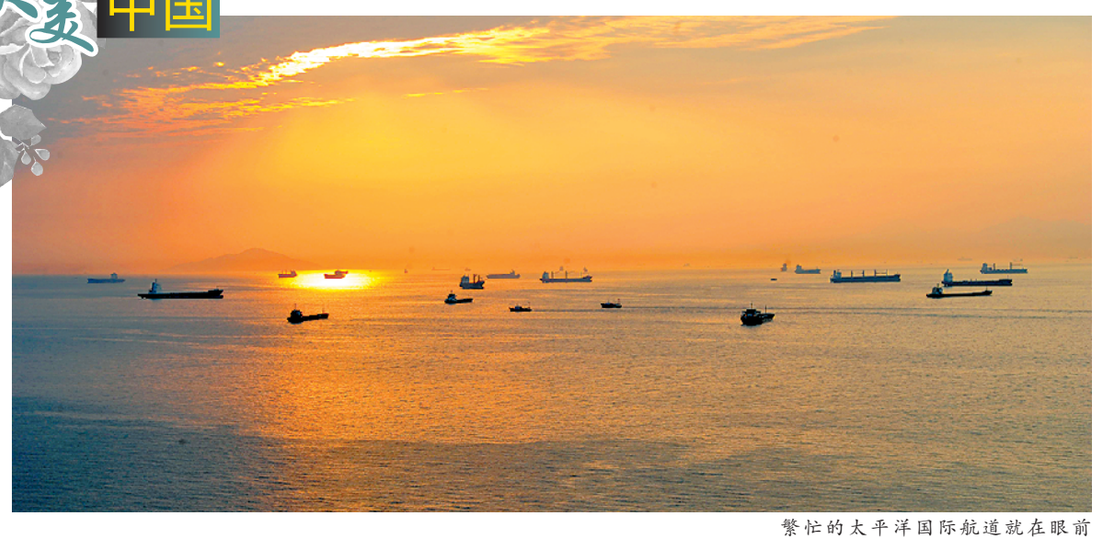
渐渐靠近一团萤火，大概有十几只小精灵悬浮在一块草丛之上，能看见草叶在风中摇曳着，像聚光灯下跳舞的少女。我慢慢抬起手，缓缓将手探入光团，那些珍珠似的小虫竟然丝毫不怕我，绕着我的手掌上下飞舞。都说萤火虫的光是冷光，可我的手背竟分明有些暖意。

“它们为什么这么高兴？”我问朋友。朋友说：“萤火虫的生命非常短暂，不到一周。它们能生成翅膀、释放光明的时间更短，有时遇上几天阴雨，可能到死它们都不能发光。今夜，没有雨，没有月亮，正是它们最能展现自己生命风采的时刻，它们怎能不高兴？也许明天，它们就要坠入草丛，化为泥土了。”

哦，可怜的小生命。我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呼吸都不敢太大力了，生怕惊扰了这些“飞舞的诗句”。

我们的生命，在时间长河中，不也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吗？相对于浩渺的宇宙而言，人类不也像小小流萤一样吗？若能发出自己的光和热，就是有了存在的价值，或许平凡，却独一无二。青春经不起等待，欢乐来不及安排，转瞬之间，青丝白发。我们是不是也该像这流萤一样，抓住人生最美好的年华，及时释放自己最绚丽的光芒。

大美中国



繁忙的太平洋国际航道就在眼前

美丽担杆岛

文/图 闵强

担杆列岛位于香港岛正南面数十公里的大海上。主岛担杆岛因为有七座山峰连成一线，岛屿窄长形似扁担而得名。

这个伶仃洋最边上的海岛由于交通不便，居民不多，一直没有进行什么开发，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，而且海水碧蓝，空气也特别清新。它的东面和南面就是南中国海，太平洋的国际航道刚好从旁边经过，所有出入香港的船只都要经过担杆岛水域。听说军舰出入香港时，舰上的飞机和其他设施，在岛上便能看得非常清楚。

岛上民风淳朴，生活恬静，完全没有都市的繁华与喧嚣。岛民大多住的是结实耐用、可以抵御台风的石头屋。屋外用塑料泡沫箱种着绿油油的青菜，门前竹篓里的生晒鱼干散发出大海特有的腥干气味。时不时有一艘快艇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飞驰而来，在蔚蓝色的大海上拉出一条长长的白色浪花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常常把担杆岛的海面烧得火红火红的。远处一艘艘万吨巨轮，渺小得就像小孩子折叠的小纸船，杂乱无章地漂浮在金黄色的大海上；又像在一口大锅里煮熟了浮起来的饺子，轻飘飘的，显得十分梦幻。如果有时间坐在岸上看，会发现它们好像走得很慢，半天也没见谁挪动一下位置。

这座离珠江口最远的海岛面积只有约13.2平方公里，分为担杆头、担杆中、担杆尾三部分。目前担杆尾的居民点已经废弃，无人居住；担杆中则有自然保护区和渔民居住点；岛民主要集中在担杆头居住，担杆村委也设在担杆头。担杆岛曾经是担杆镇镇政府所在地。担杆镇迁移到外伶仃岛以后，岛上居民大都迁移到了珠海市区或者镇政府所在的外伶仃岛居住，留在岛上的大多数是老人，或者是以打鱼为生的渔民。

5月份旅游旺季到来之前，从珠海香洲港到担杆岛只有周六的一班往返的客轮。由于靠近太平洋，受海上风浪影响大，唯一一趟航班也随时可能取消，所以该岛客轮航班通常都是头一天晚上才公布行程。

但岛上还设立有广东省稀有生物型自然保护区，动植物资源丰富，有维管植物438种，野生动物85种，其中列入国家一级、二级、三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有13种，如蟒蛇、猕猴、穿山甲、松雀鹰、鸢、褐翅鸦鹃、土沉香、吊皮锥、白桂木等。担杆岛上还有上千只猕猴，是土生土长的品种，又名黄猴、恒河猴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猴群经常在担干中的环岛公路上出没，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早已开始长年为猕猴投食。

最有趣的是岛上的植物，像罗汉松等早已远近闻名。这里长年受海风吹打压迫，一些长在迎风面山坡上的植物，只能够紧紧贴着地面或者扎入石缝中发育生长，自然成型后，个个形态奇特。

许多土生土长的猕猴在树林间玩耍

岛上居民不多，住的通常是能防台风的石头房子

担杆尾沙滩水清沙细，吸引不少游客从珠海租船上岛露营

《大美中国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，紧扣“大美中国”主题，内容不限，可人可景可物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ywdmzg@163.com，并请以“大美中国”为邮件标题，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大多数时候都很安静的担杆中码头

“乡音”征文

作品选登

乡音的文学痕迹

□赵赵子

最早觉察到乡音粤语很好听，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听香港歌星唱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随后许多粤语歌曲迅速响遍全国，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时髦、很高雅。

去岁秋日，陪北京来的同学步上广州南沙的一处山腰。半山凭栏，江口远眺，心旷无边。同学字正腔圆地朗诵起来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他豪情难收，继续朗诵《早发白帝城》。我也不禁大声读出了杜牧的《泊秦淮》。诵着聊着，我觉得很有问题，这三首著名唐诗细品文字的确意境很美，为什么听起来却感觉不到押韵的诗味？

有一段时间，我常常纠结这个问题。直到有一次我用乡音朗诵唐诗，猛然一惊，听上去竟是那么押韵合辙，娓娓动听。我于是四处查证，终于发现奥妙——粤语原来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秦始皇统一“百越”后，华夏族语言开始传入岭南地区，到汉朝时，华夏族融合多民族成为汉族，粤语便有了雏形。到宋朝，粤语方“定型”，因此现代粤语仍能对应宋朝《广韵》的发音。清朝的广州，时常是“一口通商”，地位显著，粤语也因此向周边甚至海外深度传播，发展得根深叶茂。这样，古传粤语得以平稳而充实地转变成为现代粤语。据说还有人一度提议把粤语定为全国通用的普通话。

我禁不住再用乡音去诵读，音韵迴绕之间，唐宋时光，蓦然出现在那灯火阑珊处：黄河远上白云间（音：干）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？春风不度玉门关。此外，还有《登高》《山居秋暝》《西塞山怀古》《渔翁》，首首如此。

由此想到“京腔”。蒙古人迁都至燕京，后改称北京，当地话逐渐形成，有称“京腔”，在元朝时作为官方语言。中原汉语于是急剧地向北京官话方向发展并相互融合，导致中原汉语与中古汉语声音差别不断地扩大，明朝至清朝，“官话”也进一步变异。我那北京同学操一口“京腔”和标准普通话，读《渭城曲》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》《赤壁》《春晓》时，已不再是原来的音韵与声调了。而他读《登岳阳楼》和《鹿柴》，音韵美感损失尤其大。我还特意用白居易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作了一下比较，更觉明显。

记载唐朝精彩的唐诗，是中华文学史上一次灿烂的高峰期。我竟在这里寻觅到乡音的痕迹。我不禁想，走过这两千多年的，一定还有其他更多原汁原味的东西也被保留了下来，只是还有待我们去发现。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，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